



风若如禅 (外三章)

■史 枫

夜幕下忽有狂风大作，席卷、叩击着万物，仿佛在刻意寻找尘世间的一些秘密。

而更多时候微风轻漾，像肌肤沐浴着细雨，呼吸和吐纳着日月更新。

风若如禅，我退守的疆域，将以裸露的情感，接受岁月的洗礼。

风以无形的姿态，漂泊灵魂的动感，追寻托寄丝缕般的情怀。

有谁，还在倾听风笛的悠扬？将深怀于心的琴谱，常在素手间弹奏。

我不在意山水之间走失那匹看似庞大的橡皮之马，只想植根那细弱的小草，和飘飞的蒲公英。

与风对话，与过往的流水对视，捧出无数的心跳，与时间同步。

生命的底色，在风的面前，逐渐裸露真实的纹理。

风掀翻了假色的覆盖，让事物瘦身，让坦然开口言谈。

我们与风在时间的长河中游戏，时而相遇，时而分离。

隔着时空，我们彼此看清了一切，不是一地纸屑，便是几缕轻烟。

此时，风在空中，正在尽情演奏着一阕禅音。天地于新，轮回不止。

阳春三月

春天无须证词，只一树鸟鸣，便明朗了心扉。

那些秋冬积郁的暗伤，此时，已掩埋了积雪，紧随温度的攀升，便融化了整个身心。

三月的基调是绿色的，满目葱茏，像叶绿素的泼洒，使清爽的氧气占据了肺腑，像重整山河的气度，谱写一阕春天的长调。

我必须在阳春三月，找回失落的诗心，安放多时的寂寞和寡薄的时光。

此时，必须幻想色彩，在凡高的向日葵里，读出金黄的抬起的头颅。

在莫奈的日出里，通过折射的光线，找出层叠的美意和完美的呈现。

有什么比阳春三月更适合做一些适宜的美梦。

把彼岸当成此岸，荡一叶人生浮舟，拨云见日。

空山新月

那些近在咫尺的山峰，像无数年轮增长的见证。

我们有时无法读懂它的沉稳，像父辈挺直的脊梁，承载着许多负重，散发着力量的光芒。

但我必须仰视它的艰辛，热爱它的无语，

默守对大地的承诺，保持与地平线的相连。并且始终如一，让头顶悬着一弯明月，似无字的契约，书写相濡以沫的篇章。

灯火是它的遥想，像瞬间的诱惑，去拥抱一团热情，吐纳奔放的积蓄。

但空寂的浩渺，将凡俗的私欲，从你的身心剥脱到千里之外。

你必须是人类精神的象征，是历史长河的无字碑文，坚守的品质，让一切易变的风雨，如过眼烟云。

去年的月光，留下似有余温的抚慰。似一汪浅水，流溢出几多柔情。

今年的新月，使半山的秀色，惹出春愁般的遐想。

寂寂空山，不容纳物欲的掠夺。秀美新月，只接受雅致的敬礼。

对视与遥望，让一片时空的传说，永远定格在无法言传的暗语中。

树树皆秋色

所有的热情谢幕之后，喧闹的声响和味道，都有些浅尝辄止的遗憾。

落叶走进清秋，飘逝溪水，带着所有的风声和秘密，最后融入泥土，走进腐朽的死寂。

树木扎根泥土，像一个个忠诚的卫士，站立在秋田野。金黄像时光的影子，转瞬即逝，变成满目的萧瑟。

薄凉月夜侵入善感的自我，将生命的步履，注入思想的火焰，搁浅在无边的海滩上。

从此岸到彼岸，生命轮渡的小船，承载着灵魂的重量。放下负荷的辎重，像羽毛一样轻盈。

所有的得失，以及错失缘分的交臂，都化为水滴，风干在时光深处。将所有自我，交付秋天由雨水漂洗。傲雪的红梅，迎春花的绽放，另一个春天的标志，响彻在足音里。

梅花

岁寒三友，独你殷红展姿，为花中珍品，却不喜喧闹，在素冷季节，为寻一场真爱，甘愿在纷飞大雪中怒放，情真意切，高洁已在默然中幽生。

寒风抖枝，似你五星花瓣，发出浅唱低吟。花开一世，可有知己能高山流水，抚琴一曲？

万花草木皆休，蛰伏于温暖土地，只有竹松兄弟，在与你远呼相应，英雄本色衬托你巾帼红颜。星宇浩远，仿佛知你心事重重，思念音符，弹拨成西风冷月，空叹中已接受宿命的书写。

瘦月斜在头顶，轻问：身累，还是心累？

你安然应道：为了心愿，为了欢喜，愿迎寒卧枝，执着等待。

听，张三在歌唱

■范博雅

我喜欢的歌手叫陈翔，让我喜欢上他的一首歌叫《张三的歌》。他唱这首歌时面容纯净，微微笑着，刘海梳得恰到好处，随着音乐的节奏打着响指，那么享受这方舞台。一曲唱罢，那个涂着艳俗口红的女评委点评他歌声里的欲望只有一部自行车，若时光倒流十年，她愿意坐在他的单车后座上，看他被风鼓起的背影。他羞涩地一笑，说谢谢老师。我便喜欢上他了。

《张三的歌》是首经典老歌，很多年老或年轻的歌手都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过它。最早李寿全版本的《张三的歌》让我有一种当年台湾小人物历经坎坷后苦闷郁结心中的压抑，他苍凉略带沙哑的歌声唱出了小人物的心声，可是太沧桑。蔡琴的版本流传最广，这位充满成熟韵味的女人用她那同样韵味悠长的声音温暖地演绎了这首歌。轻快、美丽而优雅，这是一种只属于蔡琴的淡淡的感觉，是经历过人生后的非凡感悟，是欲望沉淀后留下的淡然与纯净。而我喜欢的歌手陈翔用只有一部单车的欲望把这首歌送给了自己的父母。张三是位普通人，是我们每个人，他属于这个时代，又不属于这个时代，他可以在不同版本的演绎下变成不同人物的代言人。那天，陈翔让张三成为另一个纯粹的人，拥有了对父母最纯净的爱。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陈翔的父母作为中国最为普通的

一对父母，在甘肃天水开着一爿小店，努力维持着全家的生计开支，供养陈翔读着学费高昂的音乐学院。他们是为生计奔波操劳的张三，是最爱儿子的张三。在陈翔以一首《岁月轻狂》勇夺周冠军后，他突涌的泪水让各种张三化身国家庭伦理里最为高尚的亲情感言人。不管之后他承受了多少非议的压力，我始终相信，张三就在身边，他没离我们太远。这个世界，拥有水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我们都是张三，都在为自己好好活着。

“……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陈翔毕竟只有二十一岁，没有太多的人生阅历，唱不出李寿全或蔡琴或齐秦歌声中对生活理解的厚重感，他拥有的只是一个年轻男孩对已经经历过的社会的一点失望和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所以他的张三有着青春活泼的气息，有着轻快的律动。当他唱时，把“流浪”二字现场改为“远航”，其实这样更加符合他的心境。贫家出身的草根，没有钱没有背景，有的只是一颗对音乐执着、对家人充满爱、相信天道酬勤的纯净的心，这样的他有点儿傻有点儿二，可也正因为这样，他歌声里的张三才会白衣飘飘，只有一部单车的欲望。而我欲望太多，就总也唱不好这首歌。不过有希望，有欲望，也许这样的张三才是最真实的。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来到中警院的这一个多月，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中的坎坷曲折事，我选择将之淡漠化。当我不知所措时，张三带着他对世界的乐观笑容来了。我知道张三的歌，陈翔更知道。在如此多的黑幕非议下，他笑容依然纯净，台风依旧淡定，他明白这社会纷繁芜杂，许多事情苦苦哀求不可得，徒增烦恼罢了。生命确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诡谲的比喻其实道出了生活的真谛。保持乐观向上的心，即使路途再黑暗失望，也总会有走出洞口的一天。

整首歌的歌词简单，陈翔演唱得也是异常轻松。生命中总是会有那么几首歌，能够拥有打动人心的温暖，《张三的歌》便是其中一首。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走过山走过水，总会遇见那个让你感动的人，张三是你，是我，是我们身边每一个带给我们温暖与感动的人。

听陈翔唱《张三的歌》，听张三唱歌，就这样。

秋天越来越空 越来越轻

■徐桂荣

窗外

银杏树，在一叶一叶地变黄
你说，黄了的银杏树叶
会像金币一样
在秋风中叮当作响

说这话的时候，你站在你的窗前
和银杏树，隔着很开阔的一段空间
而我，更远
在北方，在踮起脚尖
也望不到银杏树的地方

但我们，一直在说银杏树
并且，说话的姿势保持不变
那就是：你向窗外眺望
我向南方眺望
银杏树，似有若无

处暑

知了在白天唱
声音有些急躁，有些苍白，有些空洞
还有些，歇斯底里

蛐蛐在夜间唱

不疾不徐，不慌不忙
用的是，细小细碎的短音节
薄凉舒缓的低频率

总是杨树先忍不住
叶子一层一层地落下来
堆成松软的小坟堆
想要埋葬掉什么

大自然新的方阵，就这样
布了下来。无声无息间
一些在悄悄地聚拢
另一些，已然散场

摘柿子的人

摘柿子的人，此时
心满意足地从树上跳下来
高高地擎着自己的战利品
往回走

黄昏已经落下来了，夜越来越黑
但柿子有甜蜜而恒定的光焰
照着路以及路上的风
不会熄灭

她高高地擎着它们，挥舞着它们
步履轻快地往回走
往家的方向
童年的方向

这是最后一夜南风

这是最后一夜南风
之后，季节就会转向
带来北风，或西北风
极致之寒，之冷
一片一片
剥离掉我们躯体上的叶子
留下新伤覆盖着旧伤
而我们，依旧无处可去无处躲藏
这最后一夜南风
是经历、记忆、珍藏
也是命运、祭奠与回望
之后，我们依旧挺立在
各自盘错纠结的根上
紧紧抱着自己，忍受着自己
一具具、一排排
是丰碑。亦是竖立的棺槨